儀禮注疏詳校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儀禮注疏詳校

(三)

盧文弨輯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九

公食大夫禮第九

鄭目錄云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陸有也疏此篇據浦補小聘大夫者字李同

上介出請入告注問所以疑衍爲來事張氏所見本作問所以來事據釋文以爲于僞反因謂以下脫一爲字今此本正從陸與張也然疏云賓使上介出請大夫所爲來之事無以字若作以爲文義反復杳似當從疏去以字釋文或本是所爲誤作以爲也

三辭疏謂聘日曰已受饔餼致饔受賜浦改大禮

賓出拜辱注拜使者屈辱來迎己義疏云賓拜君命之辱非拜使者也故使者不答

賓不拜送疏覲禮使者勞賓侯氏送三字官補於門外侯氏官刪再拜遂從送官改之

賓朝服注於是朝服則初時牟端義疏云聘使自始迄終惟以皮弁服朝服爲隆殺無服牟端者

即位具注主人也至皆於廟門之外義疏云主人迎賓之位在大門內當稍後於賓則此云即位者尙非主人也擯者從君但在大門內唯上擯請事乃出耳言具則自甸人陳鼎以下至於宰夫之具皆具也隨所在而具之則不專在廟門外疏釋曰自此至饌于東房論陳器饌之事此上共十五字浦補當在釋注前

甸人陳鼎七疏諸侯比天子不備爲兼浦校改官若然案少牢宰羹定又云甸人築坫垼坎

設洗如饗疏明先饗設洗訖乃饗乃後食故食禮饗前如之是如其近者先饗後食皆官周改也案聘禮云公於賓一食再饗則食在饗前矣吳云此下疑有闕文蓋難而未解似當云而此云先饗者饗與食互相先後也即用聘禮注補之意乃完足

小臣具槃匜疏云小臣於小賓客饗食掌正君服補位者

宰夫設筵注親設湆湆非下當從日不從日今書中皆誤作湆官本已正之醬

飲酒漿飲疏清酒祭祀之酒義疏云酒正三酒事酒昔酒清酒注以爲皆祭祀之酒至四飲則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注以清爲醴之已沸者四飲惟此爲酒與三酒中之清酒不同此注以飲酒爲清酒以其爲酒而在四

飲之內故謂之飲酒非三酒之清酒也鄭注云禮酒饗燕之酒不言二飲酒補食之酒云飲二字衍俱浦據彼文改正

凡宰夫之具疏則凡中亦不含之嫌言俱官改謂酒漿仍在堂

公如賓服疏自此盡階上北面再拜稽首論主君迎賓入拜至之事浦云案下公當楣下另標拜至一條則此當作自此盡介門西北面西上論主君迎賓即位之事

及廟門疏問卿鄉金校改云受於祖廟之類燕輕禮金校改於食饗

至于階三讓注讓先升金據鍾本添也字今案朱李楊皆無疏案曲禮云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纂要云曲禮所言乃指賓自來而降等者耳若此賓雖降等實銜其君命以來所以禮其聘君也豈得以彼例論哉

士立于門東疏今又金校在門東北面

小臣東堂下注宰宰夫之屬也古文無南上敖云宰止一人當從古文無南上吳云案下大羹清節注宰謂大宰宰夫之長也聘禮注則云宰夫宰之屬也此乃以宰爲宰夫之屬似覺相違古文無南上

則一人而已。此宰其內宰與。文弼案。疏與夾室宰。相當注當是此宰謂宰夫之屬脫一字耳。

內官之士疏故鄭金校補舉內宰況之也義疏云。諸侯未必無內宰。但爵差卑。當以上士爲之。內官之士則又卑矣。未可以當內宰也。及大夫匕二。金校改。牲士庶羞之等

介門西北面西上注承擯以下立於士西敖士東。少進敖有賈東塾北面數字。東上公當楣北鄉至再方云。當作一。拜敖云。此言其拜至之數。尙當云公一拜。不言者。文脫耳。疏公方已。浦金校。一拜賓不敢俟。候。金校。成拜也謂解。經至再拜則者。官改。賓降也矣。官改。

賓西階東疏云公降擯者釋辭矣者自此至故賈東塾也當在下拜也節注下。官本已改正。明略。浦改。官改拜。於下雖辭賓猶終降賓石經無。官校集釋云。此承上賓西階東北面答拜。不必更言賓。當從石經去之。栗階升不拜注不拾級而下曰疋疋譌。疏同。

士舉鼎去冪石經及古本作幕。陸李楊竝作冪。今從之。於外次入陳鼎于碑南此南字下。石經及古本皆不重南字。敖云脫。楊有。南面西上右人抽扃從同。作向譌。下同。坐

奠于鼎西南敖云衍順出注入由東出由西明爲賓也義疏云此注未知何指豈以經有出自鼎西之句而云爾邪鼎既陳乃有鼎西方舉鼎時則何東西之有如謂入由闑東出由闑西則經固無文卽爾亦是出入公門由闑右之常法無爲賓之義疏論鼎入匕已載之事次入謂爲金改序入也故少牢云序入去鼏冪譌下同張謂此作冪更不成字於外者不當從巾今冪又

雍人以俎入加匕七譌下同于鼎退疏卽燕禮尊士旅食于門西方云燕禮與士相連而同位則知爲庶子學士之觀禮者此與雍人聯事非彼旅食者也或可云官改士禮又異於大夫

載者西面注載者左人也李楊無

載體進奏疏此亦用右胖肩臂臑舊倒官正肫胳脊脅可知

腸胃七同俎疏賓尸禮殺於正祭故腸胃各一七金依有司徹及通解改既夕盛葬陳浦校改奠

倫膚七疏有司徹雖同少牢亦一官改止三鼎而已

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義疏云腸胃細若縮俎則不能出於俎外兄膚之長又腶焉故必橫諸俎上不嫌其下之空也注疏甚迂蓋見腸胃在牲腹而垂之者乎

賓辭注側其故處陸有也字張從之今官本有朱李楊皆無

公立于序內注不立阼階上示親饌義疏云阼階東者主人正位今公尊變於常禮據下侑幣時饌已設訖而公之所立不異則知非爲示親饌也疏今君亦近阼金補北立

賓立于階西注不立階上以主君離阼也義疏云賓之正位本在西階之西諸禮皆無賓立于西階上者亦非以主君離阼而後然也

宰夫自東房疏又云細切爲齏全物若牒爲菹又按彼經爲菹六字當爲衍文此者經言菹不言齏者菹舊倒浦校正即是齏也

齏菹麤細雖爲浦校改異通而言之齏亦得爲菹云醢有骨者謂之爲臡者補

膚以爲特疏以豕在牛羊之下爲浦金補賤

旅人取匕俎人舉鼎義疏云徹必待事畢若設俎未畢無徹鼎之理蓋士既殺俎則復其門東之位於是俎人乃入舉鼎以出也疏說非

大羹涪不和實于鐙從登下同舊從登譌注宰謂大太宰疏云不和無鹽菜者也詩云于豆于登登譌下同

宰夫設鉶陸氏非下放此四疏據羹在鉶言之云云義疏云歸饔之陪鼎臐膮膾與此庶羞之臐膮膾一也其在鼎則爲陪鼎在豆則爲庶羞歸饔曰陪鼎盛大禮也食禮之庶羞則不自鼎升矣鉶羹但羹耳不可以爲豆實蓋出於鑊未必由於鼎也詎可混而一之

宰夫右執觶注食有酒者優賓也設于豆東不舉也義疏云此飲酒非三酒之酒其設于豆東蓋與下漿設于稻西之漿飲爲對飲酒從正饌于東漿飲從加饌于西也不得以奠而不舉之酒相例疏主人奠於薦右左賓不飲取奠於薦左右皆官改案燕禮無此文張云凡飲酒皆燕也此謂鄉飲酒鄉射中之燕禮耳姑從注不引同之而引燕禮記者

贊者負東房注負房戶而立也義疏云凡立未有當戶者此當與士喪禮祝負扆南面同

公再拜揖食注拜賓饌具義疏云再拜揖食經文自明不必言拜饌具方云食禮公弗與故既拜而與又推手以速賓之食

贊者東面注賓亦與受坐祭之於豆祭方云當作際傳寫誤也下注又云每肺與受祭於豆際也獨云贊與優賓也方云賓祭之則受之可知矣受不言與祭不言坐以其儀

詳具祭肺。故省文。疏故。金云衍。菹醢及鉶皆不授。金從通解。作皆不言授者。注謂優賓難通。

三牲之肺不離。注肺不離者刌。刌謂下同。之也　壹猶稍也　下圈誤。當去之。敖云。壹者。見其不再也。必著之者。嫌每肺當別授之也。疏刌。刲。金改。離之不絕

中央少者　云不言刌刌則祭肺也者此肺雖不離而刌之。八字浦金校補。是與祭肺同其實舉肺故不言刌。四字浦金校補。絕末。末。校補。而祭之

賓與受坐祭。敖云。上言與授。此言與受。文互見耳。案注所云。上已辨之。

宰夫授公飯粱。疏云遷之遷而西之者。補。以其加饌與庶羞竝列。七字舊作束上。浦據通解增改。也

宰夫膳。敖云當作設。稻于粱西

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注庶羞多羞人不足則相授於階上。疏釋曰反之者　此疏五十五字。舊誤作注。大書於先者反之之下。攷朱李楊本皆不誤。今官本從之。依大例。尚當增小字陰文注字。并添庶羞至取也及一圈。方合作疏之式。

先者一人 疏必言稻南者稻與庶羞皆是加稻在黍稷西近北庶羞繼而南陳俱在黍稷正饌之西 此皆浦依通解所删正。元疏作必言稻南者。以其黍稷西之北有稻。故庶羞設黍稷西南。南陳之。是稻與庶羞俱是加。故南北相繼。俱在黍稷正饌之西。此文頗欠明白。自當依通解改之。是下衍。不與正豆併也 下文賓左擁簋浦金校改。梁旁四列 疏胾謂爲浦改。切肉則庶羞彼官補。云左殽右胾則與曰官改。此正饌在東庶羞在西閒容人同炙南醢 疏特牲以有一舊倒。官正。醢衆人騰羞者 注騰當作媵媵送也 郝云騰。升也。衆人盡階授於先者。故謂之騰。賛者負東房 疏自此盡兼一當作壹。下同。祭之論賛告饌具賓祭之事 浦欲改兼壹祭之爲公答再拜。又於賓祭下添加饌二字。賓坐席末 注不於以官改。疏同。豆祭祭加宜於加 義疏云醬湆非加也。鄭氏欲與正饌別言之。而不覺其言之誤也。賛者北面坐 注壹壹李一一。受之而兼一 李壹皆李是而各本多不同。祭之 疏決上三牲之肺肺。祭之

賓降拜浦以此下疏當在賓北面自閒坐節下正食當作食正饌。

賓北面自閒坐左擁簋擯簋。粱

賓三飯注不言其殽優賓義疏云。經但云以清醬而已。無食殽之文。賈疏又有食殽食胾或先或後之云。尤爲蛇足。主人延客食有。胾皆食食補。黍也三

飯而成禮也浦校。衍。故不食殽也

宰夫執觶漿注此進漱此從欠。從文者誤。下同也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疏案聘禮賈誤作大射禮。官改正。公凡衍。受几補。於序端

賓降辭幣升聽命敖云。此似有脫文。蓋公當辭其降。且不許其辭。然後賓升而聽命也。退西楹西疏案聘禮公拜貺三字浦金校補。賓三退負序

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注從者府史之屬義疏云。聘禮云。小聘曰問。其禮如爲介三介。則小聘之賓有三介矣。前卽位時云。介四上。此云介逆出。又云上介明介非一人。則介皆士也。從者訝受皮。猶醴賓之從者訝受馬也。於此著訝受者。明介受賓幣之爲拉受也。疏此時二字金校補。介已受賓幣

賓入門左 疏若欲從此退者待公設辭而後二字浦校補留賓之意三字浦校删也

揖讓如初 官以下節首升字置此下各本皆不然

賓降辭公如初 注將復食入各本皆不誤

賓升 疏以其簠盛稻粱下以其二字衍浦删稻粱無會

不以醬湆 疏是浦校補互相成也舊而已浦校改

東面再拜稽首 注不北面者異於辭義疏云賓之拜皆向君而拜前之北面拜以君在堂也門左沒霤之北面拜以君在中庭也此時賓以將出而降君從之降則君在東方而西面矣故賓獨東面拜注疏恐非經意

有司卷三牲之俎 注歸俎者實于篚他陸作它朱李同官本從之今案書內多作他時有所釋故義疏云喪祭非吉故盛於篚凡鄉飲射燕禮大射之俎賓皆以出則此之歸俎亦當以俎歸之如敖氏之說未必 疏不言用俎惟浦金校改鄭余案惟與不言正相呼應且上已出注此不必更標鄭當依本文云實于篚取俎歸於尸釋官補改實於他器而後以歸也

三个

明日賓朝服疏此則官改而諸侯外朝不官刪在大門內官外者遙繫外朝而言執政所在耳官補

上大夫八豆注豆加葵菹蝸醢四四爲列俎加鮮魚鮮腊三三爲列無特疏釋曰自此至雉兔鶉鴽論食上大夫之事此十六字浦補在釋注之上敖云豆加茆菹麋臡盛加黍稷各一鉶加羊豕俎加鮮魚鮮獸於膚之下如饔九鼎之次云九俎則四四爲列而特鮮獸義疏云上大夫如聘禮之正賓是也故食之之禮亦略如歸饔於賓之數九俎者如其西階前之飪鼎九也八豆八簋六鉶如其堂上戶西之所饌者也豆實與陳俎之法俱當以敖氏爲正蓋朝事之豆無庸意爲增損而設俎之法未有無特者也八豆之次當曰韭菹以東醓醢昌本麋臡臡南菁菹以西鹿臡茆菹麋臡九俎之次當曰牛羊豕魚腊在牛南腸胃膚鮮魚亞之鮮腊爲特八簋之次當曰黍當牛俎其西稷稷南黍其東稷稷南黍其西稷稷南黍其東稷六鉶之次當曰牛以西羊羊西豕豕南牛牛東羊羊東豕茆菹麋麋臡用麋鹿浦改臡以下官作鹿臡以上仍有菁茆浦改菹鹿官譌麋臡在今上大夫八豆不取茆菹麋麋臡

魚腸胃倫膚疏下言若九者公侯伯之補大夫也欲見此經唯見三命以下故鄭併論及之六字浦金校補

庶羞西東注古文毋爲朱李同金從鍾改作非無

上大夫庶羞二十石經廿注鴈無母金改母無

豆實實于罋注醢芥醬從焉筐米四義疏云下經云庶羞陳于碑內四醢芥醬皆庶羞也胡爲從此而陳于堂上疏云同一罋尤非也筐米四二黍二稷如簋之數物雖同不併稻粱加未必與黍稷同陳于此則在堂下疏是正食及此饌陳是二字浦校刪與同列也

庶羞陳于碑內注生魚也魚腊從焉疏上文魚鱠是魚之中膾者皆是生魚也案鄭注周禮云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腰以陷所貴是也此則全生不膾何者本膾在豆與胾炙俱設今胾炙在牲未殺膾全不破可知義疏云牛羊豕未殺則膘膮膫胾鰭胾從牢未具也其餘自當具之生魚未成羞當已膾矣若加雉兔鶉鴽亦當孰而實于罋乃爲羞也經不言魚腊及加之鮮魚鮮腊或當如注說從於此與以其胾炙在牲不殺於此免金改無矣

庭實陳于碑外疏繼碑而言是浦金校補近北矣參分庭一楊無陳之擬與於浦金改賓入內故鄭云以言歸宜近故在浦改內也

牛羊豕陳于門內疏繼門言之是云浦改爲其踐汙館庭使近外也若然致饔餼牛羊豕亦在此彼不言此云使近外五字去之改此三字者以饔餼有腥有熟故略其三字删生者近門是其常故略之三字補浦皆據通解

明日賓朝服疏亦上君親速賓食時賓拜補皆賓衍官改食與侑幣受侑幣疏平敵相於施浦校改

主人辭賓反之敖云此下當有辭於主人降一等主人從十字下文有之謂再入而辭者也然則初辭亦有此文明矣

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下疏誤作注

記當提行不宿戒疏故知無有三日之戒一日之宿賓則從戒者補而來

不授几疏決聘禮二字官補禮賓時公親授几也

司宮具几注司宮大太宰之屬掌宰宮廟者也今文萑皆爲莞敖云萑乃葦屬其爲物粗惡惟喪事用之此似宜從今文

者以有左右饌者賓實浦改在戶牖之閒故必謂浦金校改長筵也疏云必以衍長筵

宰夫筵出自東房方.

簋有蓋冪注冪巾中.也

凡炙無醬注已有鹹和張從陸有也字.官本亦增入通解無.

上大夫蒲筵疏加繅席畫純云衍.左彤几

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敖云.此記難強解.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十

覲禮第十

鄭目錄　覲禮於五禮屬賓禮　李有。

疏據此注彼。而言是朝宗禮備　獻謂三享。依方改。後行私覿私覿後即有私獻　方云。注謂覲遇禮省。故享獻不見。似竟無享獻。疏說則益誤矣。聘使。鄰國之臣也。故公享之外。覿獻皆曰私。諸侯入覲。正享之外。不得有私庭實。各以其國之所有。太宰職所謂玉獻。即此經之庭實。亦執玉以將之耳。

覲禮至于郊　疏書傳略說　今在尚書大傳中。云天子之　彼文作太。子十八曰孟侯孟侯　二字浦據彼文補。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　方云。此緯書之類。非惟害義。亦勢不能行。疏以爲異代之禮。惑矣。　經王使人皮弁用璧勞　注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　方云。勞鄰國聘使以束帛。則諸侯入覲以玉勞。宜也。受山川土田民社而來述職。惟以天子之禮貌爲榮。若以財物厚之。則禮轉輕而不稱也。　經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　注郊舍狹寡爲帷宮以受勞掌舍職曰爲帷宮設旌門　義疏云。掌舍所云。天子之制也。此但爲壇與帷宮而已。不受於館舍。而受之於此。蓋其禮宜然耳。至郊舍狹寡之說。帷宮故不必大於館。君行師從。豈必於帷宮中盡容之乎。

使者不答拜注侯氏東階上西面向聽之

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壁壁疏以其東面致命面而左還見侯將氏將有還玉之事於己

侯氏乃止使者疏賓禮統焉者行浦刪賓禮謂行二字舊作是浦改賓客之禮使者乃入始云侯氏與之讓升是侯氏不出義疏云鄰國之卿體敵猶出迎勞者侯氏於王使出迎可知是時上介先出止之侯氏隨出迎之故云侯氏乃止使者以其經素官改不云布席

天子賜舍注今文賜皆李有作錫疏館亦宮官浦改室之事但司空亡無楊有金補正文

曰石經無伯父

諸侯前朝注言諸侯者明來朝者衆矣顧其入覲不得竝耳方云春秋傳曰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凡朝覲皆旅見不獨會同也蓋六年五服一朝而侯甸男三服朝期尤密若日受一二國四三國之覲享而兼以饗食則日不暇給大政事皆不能舉矣必積至兼旬度可衆見而後一舉以次歸之然後館舍有以容饗積易以致注乃謂入覲則不得竝誤矣受舍于朝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義疏云受次受之于掌次其地當在皋門以內庫門以外屬外朝之東西一以來覲者衆餘地能容一以賓車不入大門下行爲近也若廟外則覲日陳擯介又諸侯亦當有從臣執幣馬者在焉占地多矣且覲尚嚴廟外宜肅荷張次於此從衛紛囂非所以爲敬也

以其春夏受贄（上從執誤下同）於朝　以其諸侯（者衍）無二祧　無大門外（次）之外次　案周禮掌次云掌王次（舍衍）之灋　（彼文無）

侯氏裨冕釋幣于禰　注禰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禰親之也　方云案曾子問惟天子巡狩諸侯師行所載必遷主諸侯適天子告於祖奠於禰則所載必禰主義疏云若謂遷主也而名之禰以爲親則是名不正而言不順也聖人制禮夫豈有此　今文冕皆作絻（六字各本脫李有）　疏取裨（從示誤下同）陪之義　載大旗（當作旂）　象日月升龍降龍（二字當有）　諸侯自祭（官補）於其家　知既（祧浦改）則祝載其幣

乘墨車　注今文玉爲璧（通解圭）　對（封浦改）玉路金路象路之等

天子設斧依于（朱楊皆作於）戶牖之閒　疏五色（周禮作采）備謂之繡此白黑斧以比（此浦改）方繡次爲之　依前南鄉（嚮浦改）　紛如綬（授浦改下皆同）有文而狹繅席者削蒲蒻（弱）展之　桃枝席（簟）有次列成文

天子衮（袞從台誤下同）冕負斧依　疏故總言（舊倒）冕正（官）裨衣　故比方（二字官補）刺之爲繡次

齎夫承命注上擯以告李有於字疏同天子疏云末未擯承命於侯氏下介門行官改西陳介從南鄉北侯氏入門右注入門而右李楊有右執臣道不敢由賓之客張從監本作之位也卑者陸無見尊奠摯而不授四享皆束帛加璧注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方云注分三享無徵敖削去三牲魚腊籩豆之實得之而仍以龜金丹漆絲纊竹箭爲次享則非也凡此類皆每歲九貢之常不宜用享以義測之以馬以皮外三享則以寶物瓦器然惟國之所有不致遠方難得之物以上供也此地衍李無物非一國所能有唯國李有所有分爲三享疏欲證三享爲正文也浦補彼諸侯因國浦改王爲官倒祫祭而致之與衍此因覲致之者與浦改官仍上與字此改同但三享在庭分爲三段一度致之義疏云下文但言侯氏以馬出而不及他物是祇爲一享也然則三享蓋當三度致之大小各降其瑞一等若使卿大夫頫聘亦如之十字舊作若如此言浦改則侯伯子男之官補臣各降其君一寸可知鄭注云上公者衍謂王之三公奉束帛匹馬卓上注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敖云以一馬卓然居前而先行明其入不與九馬相屬也侯氏升致命注至朱李皆作主金謂至字誤余案至字是疏明云至于三享正指此也張亦從疏作至于享疏璧琮受不不授官改還爲輕財璧琮初卽不親

受官改。不下堂而見諸侯也已。

乃右肉袒疏葬其子於嬴嬴。博之閒當云告王以國所用爲者得非官改有得似。不若本文。罪之事也

擯者謁諸天子歸寧乃邦拜。

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下毛作一圃圖。誤。當依敖氏說增襲字而復去之也。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注古文曰迎于門外也敖云。聘禮唯有一門。此似當從古文。疏蕃國據九州二字官補。外爲總名

路先設注亞之次車而東東。也又何子與。之多少由恩思。金改。也疏鄭引之者浦補。證重之爲善舊證重賜無數在車南。譌。今從浦改。也

諸公奉篋服疏以其共。言諸囚伯華叔向二字浦補。於是祁奚老矣乘馹驛。而見宣子祁奚曰夫謀而鮮解。過

伊尹放太甲而相之下而衍。太史乃又浦改。居其右

使者出疏皆是成篇之法是五字衍官刪成禮也

同姓大國注據此禮云曰金校改伯父疏是以云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者若浦改也案下曲禮東西二伯不問同姓異姓皆稱伯父此語不知所出恐無此理

饗禮乃歸注上公三饗亨謝下皆同官本改正三食三燕疏鄭故所浦改引掌客五等饗食燕三者具有見王無故親饗亨之若王有故亦以酬侑官改幣之禮致之食燕公衍官刪之禮見王有故以侑官補幣之禮致之

諸侯覲於天子方云記字宜冠此節之首注春會同則於東方云云義疏云分四時而爲宮於四方猶是分朝宗覲遇而謂四方諸侯分來之見也多見其固已所謂明神舊倒李楊皆不誤官從之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義疏云夏官戎右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彼從上曰深浦云案秋官司儀疏引此作從上向下曰深其義尤悉四方又四方衍官去之四時分來故鄭會同皆言既朝覲乃爲壇於國外也義疏云此統上下四方之神非直以爲盟神也疏云則可見會同有不盟者則方明乃壇卽所以爲朝覲若覲於廟而又爲此則兩番執玉既嫌於褻而天子亦何其不憚煩乎

冬禮月與於浦改四瀆於北郊案職方王會同或出幾在諸侯之國

吳云職方氏無此文。此約樂官改。解得名方明神之義　二司天神司盟二字衍。司愼察官補。不敬者司盟舊倒官正。察盟者　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者衍官刪。

方明者木也方云自爲注釋。注記文多此類。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義疏云上下之神則何貴賤之別禮各有所主耳。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方云言設則非陷置於木明矣且玉所以禮神也。疏今於四西方還依宗伯北面詔明盟官改。神方明之木象神則禮神之玉亦不宜附著於木。

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注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云云義疏云鄭本明堂位朝事儀之文明堂位別是一禮朝事儀乃取司儀職與明堂位之文混合而爲之不足據也且此壇崇廣尺度經文甚明未見有所謂中階東階西階者敖云旂上左而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則是五等之位自西而東皆北面與射人職言正朝之位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朝士職言外朝之位云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然則五等諸侯同在朝唯爲一列亦可見矣諸侯既入立于位王乃就壇上三揖之。尚左者皆朱李者。金校改。建旂公束上古古尚作上敖云上左云者以左爲上也宜從古文。疏謂是浦改。二伯初帥之各依左右以推手曰揖引手曰攝攝敖云揖即揖字此當作攝。此與諸侯對面門官改。相見故有降揖之事

四傳擯注是以記之覲云句官本誤以記之句絕去覲字以云字屬下誤覲字各本皆有

天子乘龍載大旂旆注亦誤石經李楊皆作旂金校改注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彼文無書既盟則貳藏官校集釋依本文改貳但疏云司盟之官覆寫一通自藏擬後覆驗則注疏本自作藏然藏卽是貳兩者俱可通而藏字義較顯之疏杼抒上終葵首

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方疑嶽之誤五嶽尊於四瀆不宜有瀆而無嶽瀆於北門外注變拜言禮者容客疏同朱李容金校改祀也山川神祇當作鬼神疏則有祀月日浦改與四瀆

祭天燔柴祭地瘞瘞謁下同注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陳祥道曰經言祭天而鄭言祭日經言祭地而鄭言祭月且方明以象上下四方鄭氏則謂王之盟主日諸侯主山川王官之伯主月其說皆無據其神主上朱李楊主浦校改山川也疏各隨方而向浦改祭之祭山曰庪庪懸云其盟揭其於官改著明者燔柴在是官改樂爲下神之後祭天曰日燔柴以其前文天子在國外官補注爲考績燔燎舊空浦補柴此又爲祭日柴又王官宮之伯

記當提行。凡俟于東箱注王卽席乃設之也敖云。依經文。則是天子登席於既設几之後。疏几凡下同。筵亦在東房覲在文王舊空。廟中則宗廟亦無箱夾之制義疏云。此語大繆。下云周公制禮東都。乃有明堂。無稽不根。惑人尤甚。總由康成宗廟路寢制如明堂之語誤之。文王廟爲明堂制註。官改。者偏駕不入王門注在左。疏同。舊皆在。旁與己同曰偏同姓金輅李路。下同。駕之與王同謂之偏偏舊脫。李楊有。駕不入王門疏依周禮巾中。車掌王五輅

奠圭于繅上疏此解侯氏入門右在。非謂絢約。官改。組尺爲繫者方云。此經自至於王郊始。以前儀節。一切不具。必皆見於春朝夏宗之禮。於此無庸覆出也。敖氏謂無四時之別。未之思耳。中間儀節亦多漏略。亦必互見於他篇。而今亡矣。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十一

喪服 金云石經及釋文俱題喪服經傳第十一

子夏傳下注字衍鄭目錄 衣服年月親疎隆殺之禮 陸有也字下有喪必有服所以爲至痛飾也十一字各本無之疑陸所加己棄據疏補亡之耳疏案補喪服之制在補成服之後則補俱據通解續宜在士喪始死之下 將由夫脩飭官依彼文作飾之君子與 三年之喪人道之至大彼作文者也 若全存鄭本有居字於彼焉己棄亡之耳 死者既喪生人爲監有制服服之者所以首甚官依彼文改其內而浦補見諸外也浦補 布有精粗監本麤是此多改作粗不及具出 從斬至緦麻升數有異異浦去一者斬有正有浦補義不同二字浦去曾祖父母該計官改是正服 爲夫之昆弟之子長舊倒從監正殤是義 總衰唯有義服四升半皆衍冠七升而已 今此傳亦有金校補云 出注當作著述者意耳

喪服斬衰裳注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六字脫。李黃有本見賈序。首經象緇布冠之缺項義疏云緇布冠有缺項。而纓屬之。所以固冠也。喪冠自有纓。不藉經而固。則首經與缺項不類矣。春官司服職云。凡弔事弁絰服。弁亦有絰。不獨冠也。則首絰之不從冠取象又明矣。五服之外。尊卑弔服皆加絰。則敖氏所云古未有喪服之時。但加此絰。以表哀戚。其說近之。疏故退冠在下更見期斬。浦改。義也是以衰沒設以下疏校改。人功之疏案下記云衰裳。浦金改。廣彼作博。四寸長六寸綴之於心然衣亦三字浦金校補。總號爲衰非正浦金校改止。案六朝唐人正亦爲止義。不必改。當心而已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者案二字補。檀弓云絰也者實也下複出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二句。當刪去。又案字亦可刪。問喪云斬衰貌若苴案士冠禮緇布冠缺項二字浦補。緇布冠冠浦金補之無笄者以浦去彼頰項爲吉時五字浦亦去之。緇布冠無笄婦人亦有苴首改。絰傳左本右。在下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方云。土各有宜。設無桐注摺扼張從陸捉下同。也自傳曰斬者何至哭無時。本一節。而分三段。此傳曰至亦不能病也。竹。安得不以他本爲之。疏爲首段。絞帶者至外納爲一段。居倚廬至哭無時爲一段。音義及注。亦各隨段分見。唯疏則總繫於後。標云傳曰至無時。則賈氏舊式本如此。金氏以爲因通解。然通解疏各隨段分見。今官從之。而金以總繫於後者謂因通解其實不然。又釋文所出經與注俱相閒。金又謂今本與陸不合。不知金所見釋文又何本也。唯李本經通爲一節。注亦總彙一處。恐金氏所記皆錯。傳絞帶者冠繩纓條屬右縫注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著之冠也疏吉冠

則纓武別材凶冠則纓武同材中稍節將一條繩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兩相廂義疏改各至耳於武綴之各垂於頤下結之義疏云凶冠纓武同材以理撰之殊覺可疑蓋苴絰大搹既以極麤之繩爲之絰矣又以一繩爲之武是兩繩相累也兩繩相累則額不足以容而安之亦不固矣曰繩纓明乎纓之爲繩而武非繩也以繩爲纓唯一條屬於武而右縫之若吉冠則纓兩條注今之禮浦據集說補家傳居倚廬歠粥從弓者誤石經同官結於頤下以是爲異耳字案與疏不合經不誤下同翦屏柱石經同官誤拄下同楣飯敖云當爲反文詔案白虎通正作反俗本譌作及素食注屋下壘陸同官校集釋改纍非墼爲之不塗陸作涂墼疏則各名浦金校從其人大小爲搤謂七寸五分寸之一也衍官刪中削之使方者取母象於地故也義疏云苴者不削削則去其皮而稍澤桐竹既分矣何必又方之乎方之則不可以如絰之圍計矣云爵也者爵浦改答之是亦浦改爲輔病也此七者各荅有義意言其以道雖去君女子子嫁反及在父之室第二段疏云絞帶者馬焉金改鄭不言當依王義則要絰五分去一爲絞官補帶絞帶於集說有浦補虞後雖不言所變麤沽治浦改之第三段疏云居倚廬者自未葬金從通解增以前二字案喪大記無倚本文作以於隱者爲廬案周禮宮官正云寢苫者哀親之在艸官草非下同故也雜記注浦補所云苄苄翦不納云水飲舊倒浦正者謂十三月服

七盛云八升冠　止上舍外寢之中　中月而禫禫官補而飲醴酒　注盈手至異數此舊本經不分注亦不分之證也鄭以浦補官并鄭字去之五服之內　案大戴禮云大功已上唯唯然　金補案疏所引大戴今皆闕弔賓從外入大金改門北面見之　二斤爲三十二兩升衍一銖爲十黍官作粢下同并升四銖八黍添前四百五十六銖共得八字官增四百六十銖八黍添前分得十九銖餘浦補官補猶有四銖八黍在官補分得十九銖二黍將十九銖六字浦補添前四銖爲二十三銖將二黍添前八黍則爲十黍則衍十黍爲一銖以浦增一兩添十九兩總二十兩曰溢　閻讀如鶉鷂今誤從合下同之鷂　屋下壘墾塹下同爲之　若然則以寢官補門爲中門　謂兩下爲屋謂之屋下義疏云注言屋下壘墾爲之似本在屋之下者疏乃以兩下爲屋釋之非其義也喪服總包天子諸侯二字當有以下父疏則妾於君體雖不二字官補敵君傳疏但士無臣雖有地不得君稱故僕隸等爲其長弔服加麻不服斬也義疏云如特牲記士喪禮奔喪等篇士皆有臣凡士之禮事用私臣者不少既委贄

爲臣寧可不以君之服服之又總麻章爲貴臣服總大夫無總服則爲之服者必士也士爲其臣總曾是臣之服之也而僅弔服加麻云爾乎

父爲長子注不言嫡李適下同子疏若言大子則浦校補亦不通上下第一子死也衍浦金校刪則取適妻所生第二長浦改子者立之傳疏以其父祖適適相承於爲金校改上經云繼祖吳云此釋傳耳疏曰之爲經凡記傳亦稱爲經疏家之常要適子死後乃立適孫乃得爲長子三年吳云祖在則父不得爲長子三年以孫未爲適也所謂有適子者無適孫也若適子死立適孫則爲長子三年者何人乎賈氏蓋未檢鄭注云官師中下之士下

爲人後者傳爲所爲舊脫釋文云爲所爲上于僞反注同下如字當據此補後者之祖父母妻疏嫌言官改謂妾子得後人則是二字金據補適妻第二已下子不得後人適子既金校補不得後人則金校補無後亦當有立後之義也妻謂死者之妻卽爲後者三字本作後人與上後人義不同而相混且義亦不顯當從通解改下於後人亦當作於爲後者之母也

妾爲謂君

女子子在室爲父注女子子者女子舊倒據通典正疏同也別於男子也疏論女子子爲父出及二字義之明官改及爲反或出及當是及反

在室之事　男子女子各名單稱子　今於女子別加一子字故雙言二子字以別於男一子者　通已許嫁者浦金校補女子于子官改十五許嫁而笄　乃嫁於與金校改夫家也

布總箭笄髽衰三年　方云不舉此於妻爲夫之前何也婦人所異者惟髽與總笄退於後然後知衰絰帶杖屨一與男子同而無容覆舉也不係於子嫁反在父室之後何也小記曰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概以髽衰三年則不足以該喪期之變矣三年之文至此始見何也與輕者舉之然後可以包重也　注箭笄篠李黃下皆有竹字也則髽亦用麻也蓋二字李黃無以麻者李黃有凡服上曰衣衰戴改下曰裳　疏是箭笄金校補篠爲之一金校改也二是者浦改成服之後　男子髻髻下同髮與免亦引小記說括髮　續衽鉤鉤下同邊　傳疏則檀弓南宮縚縚之妻之姑之喪　士之與妻用象　故下小記云補下無折笄之法當記文故小記十一字衍官刪浦同折吉笄之首是也　朝服二字浦補十五升　若據其束本入入官改所不見　此斬衰總浦補六寸　大功當與齊衰浦補同八寸小功緦麻舊緦麻小功倒同一尺

子嫁反在父之室注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　方云諸經言嫁皆通貴賤其別言適人猶娶之別言有室或授室耳鄭說嫁據齊衰三月章傳

云嫁者嫁於大夫其謂適人據齊衰不杖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不知皆莽歆所增竄也如其言則嫁於大夫者雖父母之服可降乎

疏至虞受官改後受以出嫁之受行於士庶人者當在下曰適人者從上移此至於民庶亦可同官改行士禮若天子之女嫁於諸侯諸侯之女嫁於大夫出嫁爲夫斬仍爲父母不降義疏云婦人出嫁則爲夫服斬而降其父母期故雖王姬下嫁不更爲父母三年不以父母之爵位爲區別也即世子衆子之婦未聞有異於舅姑之服也何獨於出嫁之女子子而特異之乎

公士李心傳曰以傳考之疑士即卿字傳寫誤也方云詩書多言卿士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曰公卿則似專言王朝之公卿曰公士乃可包大國之孤及列國之卿大夫之衆臣注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義疏云天子不厭諸侯而天子諸侯乃厭公卿大夫乎蓋天子諸侯皆君道則全乎其爲君也公卿大夫皆臣道則雖有臣而不全乎其爲君也其臣但曰私臣而已故又別其衆臣而稍爲之降殺焉耳疏若然天子諸侯二字衍官刪下公卿大夫以其諸侯無公故以孤爲公卿衍故降除金改其衆臣布帶繩屨依上文絞帶菅管屨傳近臣君服斯服矣敖云此諸侯之近臣從君服者也於此言之似非其類吳云敖說良是喪服小記可據也此其錯簡與疏曲禮云大夫彼文士不名家相長妾不嫌相逼通衍金校刪也詩云維彼文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漢時謂之不借不借二字浦補者此凶菅舊有茶字官改菅集說皆無屨

疏衰裳齊疏不見沒人功之麤　直釋經絰疏衰而已　今既父卒直伸三年之衰猶不伸斬者義疏云母與父爲正體父無厭母之法子爲母齊衰三年以別於父見父之爲綱而母則否也古無爲婦人服斬之制賈氏不伸之說殊爲抗贅　傳疏履屨金改蒯席

父卒則爲母疏直云父卒爲母足矣而云則者欲見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義疏云則者決辭非難辭也經曰父卒則爲母正見父卒之後而遭母喪即服三年也方云則者急辭也但父卒即得爲母伸疏引三驗皆不可通　若前遭父喪金校補服未闋妄解則文說義衍官刪多塗

慈母如母傳注此主補此以下俱據宋本及朱李諸本增改浦金同謂大夫士補之妾也刪無子二字集說有當從之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者其使養之十五字補不命爲母子三字補則亦服庶母慈己者集說有之服可也疏容子小未有所識乃命之或養子是然八字衍可刪故先命母也　明三年之後不復如是也金校補唯言妾之子與妾相後事官改者　不命爲母子以金校補慈己加服小功　總麻章云士爲庶母總麻章上舊衍士爲庶母四字官刪大夫之庶子爲其母是大功二字衍也

母爲長子疏母爲長子在齊衰者補傳疏若然當云二字金校補夫不敢降

疏衰裳齊疏故須重列七服者衍也傳注問之者見朱李宋本有斬衰有二三疏同疏故假他問己答舊倒浦改之言也冠升皆浦補與既葬衰升數同緣謂喪服之內中衣緣用布緣之義疏云傳言緣承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之冠衰而及之則所緣者卽屬冠衰矣且冠衰有受中衣何必有受而云視其冠乎凡緣必視其所緣者稍精以爲飾中衣用冠布而又以冠布緣之是無等矣此既在喪服之內則是中衣矣而云深衣以其中衣與深衣同是連衣裳義疏云注云如如之云爾而疏謂喪服之內則是中衣混而一之所以滋誤案玉藻云其爲二字衍浦去長中繼揜尺吉時深衣卽凶時五字官有中衣

父在爲母傳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敖云三年後娶禮當然爾非必專爲達子心喪之志也若謂唯主於達子之志則妻之無子而死者夫其可以不俟三年而娶乎疏然必二字金校補三年乃娶者通達子之心喪之志故也左氏傳晉叔向云王一歲一歲王倒有三年之喪二見昭公十五年

妻傳曰疏傳意以妻擬疑母案喪服小記云父在庶官補子爲妻以杖卽位可知衍官去也

出妻之子爲母疏子從而爲之浦補服者也傳出妻之子爲父後者顧謂此當另爲一節文弨案此爲出母無服則非正列期章顧說不當從疏皆是

在浦云衍旁而及曰施浦金校改之義父卒繼母嫁傳注嘗爲謂母子不杖麻屨者疏又云衍官去此章與上章雖杖與不杖不同祖父母傳疏祖爲與孫止大功祖至尊故三字浦校補爲孫降至大功世父母叔父母疏伯言世者欲見繼世也浦補傳注世父爲小宗典宗事者也衍李無疏不直云何以言世父叔父者浦云父下疑衍脫母字不言與父爲一體下者字浦云衍直言尊者明與祖二字浦增父爲一體也爲與二尊爲體二字浦增又見世叔浦疑當有父字後竝同今案此疏多省文只稱世叔與祖亦爲一體也因世叔父補此不可省下同加於世叔母則當隨世叔父補此亦不可省而服之族人爲之月算如邦人下以後文校五服之外皆來宗之八字補刪如字爲之補齊衰齊衰三月章宗子是也云爲姑姊妹二字衍宋本注中已誤金云鄭於下昆弟節注云爲姊妹亦如之則此處有者誤且下疏云義同於上章姑在室也則此之誤衍益明矣在室亦如之者欲見及官有時早出之

義

大夫之適子爲妻　傳以官補。受父之厭屈以衍。降無尊之妻四字衍。皆是也　公之昆弟爲從父母衍。昆弟是也　謂若此章下文浦改。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又下文云女子子浦增。適人者爲衆子注女子子宋本重。李有。金云。鍾本有下在室二字。疏無。今刪。亦如之　疏及下昆弟之子者衍。皆不發傳者　擇日曰。前官從本文作翦。髮爲髻髾。其日曰。大妻共食　妻官補。退入夫之燕寢乃食又下浦改。云其非冢子皆降一等

昆弟之子　浦云。注及疏當在經下。

大夫之庶子　傳以大夫適子得行大夫禮故父子俱降庶庶又自相降也　義疏云。大夫之子得降庶。庶又自相降者。宗法自大夫以上彌隆。而適彌重。故子不得不從乎父也。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則知大夫之子不得直用大夫禮矣。如大夫爲之亦皆浦改。大功也

適孫　傳疏弟乃當先立與此不同四字金校補。故言周之道也　父子一體本有三年之情故特爲祖衍。斬　故期衍。

不得斬也

爲人後者傳持特疏同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適子人不得後大宗疏此問答應在下雖兼母答浦依集說移此專據父齊衰三月章爲宗子宗子二字補之母妻是也非直有金補親昆弟更一世絕服不復服浦金改來事案何休云小宗無後當絕故知後大宗與此義同四字謁浦校改五字也遂廣申尊祖以及二字黃有宗子之事也文王之衍世子亦云閑知之金改六藝知祖義父仁之理禮金校改天子及其始祖所自出三字補若后衍稷契也據鄭義帝嚳後官無後字非是世妃姜嫄履屨青帝大人跡而生后稷天子始祖所自出三字官有諸侯及大祖又上祭別祖於三字浦校刪大祖而不易

女子子適人者傳注猶自歸宗其爲父後持服重者疏麻屨履懸絕案雜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是婦人爲夫并爲君得二斬者方云婦人爲舅姑期則於君更無加隆之道大夫爲君居廬士居堊室庶人齊衰三月尚有等差而婦人之從服乃加隆於父母舅姑其義何居試思國君之女兄弟嫁於諸侯或鄰國之大

夫而爲兄弟服斬何以對其夫與舅姑

父母浦補雖卒猶自歸宗繼父同居者疏雖不如不嫁而浦校補聖人許之傳異居則服齊衰三月也石經有張云脫注妻稱謂年未滿五十義疏云此言其極爾其實未滿二十三十四十者竝賅焉夫天不可二此比俱浦金校改以恩服爾疏如知浦改此父死爲之齊衰三月入浦改卽官删案入字自可通下文齊衰三月章繼父是也

爲夫之君疏欲明夫人命亦由君來求問比此浦改例者云從服也者官補

姑姊妹從末謂下竝同女子子

爲君之父母傳注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補各本皆有有廢疾不立疏不取受國於祖者若今君受國於祖八字浦校補祖薨則羣臣爲之斬君爲之服斬則浦金校補臣從服期也

妾爲女君傳注女君於妾無服報之則重降之則嫌義疏云報之則誠重也降之果何嫌乎豈其姊妹姪本有功緦之服者以其事一人之故而反不爲之服乎注說非也緦章貴妾之服夫

君服之也。敖氏引之。蓋謂夫妻同服耳。爲妾之有子者。當亦同之。疏無尊卑降殺則補。大重也

婦爲舅姑疏使如事舅姑故婦爲舅姑五字浦校補。在下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妾不得體君敖云。二妾於君之子。亦從乎其君而爲之。其爲服若不服。皆與女君同。唯爲其子得遂。獨與女君異者。則以不得體君故也。蓋母之於子。本有期服。初非因君而有之。故不得體君。則此服無從君之義。是以得遂也。

女子子爲黃敖有其字。義疏同。石經無。祖父母傳經似在室傳似已嫁敖云。傳以經意爲主於注適人者而發。故云然。

大夫之子方云。此節爲大夫命婦者六字。乃莽歆所增竄。宜削之。蓋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兄弟。已降列大功章。母且降。則世叔父母以下不待言矣。試思母既降爲大功。而於庶妹庶女之嫁於大夫者則加期。設同時而喪。屆期將除母之服而留庶妹庶女之服乎。設同時而有數喪。諸姊諸姑之嫁於士者。皆降爲小功。而庶妹庶女兄弟之庶女嫁於大夫者。反服齊。翬聚於喪次。不識其心何以自安。又何顏而以對降爲小功者之戚屬乎。疏故大太。宗伯云傳無主者無祭主也庶子不報言其餘皆報也方云。傳本文宜止此。其餘義悖辭舛。全不可通。註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敖云。謂男子爲父三年。與期服異也。傳以爲主謂舊作傳唯據浦金據各本校改。女子子似失之矣既以已出降大功疏此中無士與士主。妻故知唯據此四人而言其有主祭者自爲大功矣。十字浦金校補。并去也字。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 方云祖父母適孫已明著於上經而復竄此以爲尊同不降之證如其言則祖父母之爲庶人者亦降矣凡此荒謬皆葬歆所竄入

公妾以及士妾 傳 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 方云敖謂女君雖體君亦未見有尊降其私親者是也葬不欲爲母服故又竄爲此傳以示妾不得體君故得爲父母遂與攝皇帝與尊者爲父母遂反對也 疏 注 然則女君體君 二字浦校補 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 疏 一則以女君不可降其 金校補 父母

疏衰裳齊 疏 此及下殤 傳盛改 大功皆不言冠帶者 服天子亦如之 也浦去

寄公爲所寓 傳 注 至葬又反 更李作反金云吳本同 服之 疏 上已以釋變除

丈夫婦人爲宗子 傳 疏 今宗子母在未 末官作年未 年 七十 宗子母年 浦校補 七十已上

爲舊君 傳 注 仕焉而已者謂老若有廢疾 方云以老疾致仕其於君夫人之服宜一同於有位者惟以罪廢故不敢與士大夫同服以爲君之母妻覩之則未去國也次以身在外而妻與長子在國者是田里未收反不反未定者也獨舉舊君者終焉是終去不反而妻子亦徙家者也故惟服舊君而君之母妻則無服焉身服舊君而妻及長子則不服焉 疏 以本義合 但衍黃無 今義已斷

庶人爲國君 疏 庶人在官者 三字浦校補 謂府史胥徒 則庶人不爲君杖服 斬則下同於民

大夫在外傳疏而皆服齊衰補三月故發問也謂諫爭而補從臣衍俱浦校文弨案疏以妻是本國之女故爲服此解猶未爲切當惠氏有說今錄於此云案白虎通臣待於郊者君不絕其祿以其祿參分之二與之一留與其妻長子使終祭宗廟然則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君服齊衰三月者猶有宗廟存焉君不絕其祿也此說於所以爲服之義尤切繼父不同居者疏但章皆有傳惟庶人爲國君及此經文繼父校改金不傳者

曾祖父母傳注據祖期則曾祖宜脫各本有大功高祖宜小功也曾高祖高曾祖據通典先曾後高與下言曾孫孫壻語相貫皆有小功之差疏其在天地之中者據本文補是本爲父母期而二字浦校補加隆至三年尊此舊倒浦校正尊者也

舊君注大夫待放未去者義疏云傳言已去注何以言未去乎若未去豈煩君之壻其宗廟邪且去國之道多端豈必皆待放者乎疏本爲君壻歸下同其宗廟爲服傳

大夫去君壻歸石經李楊本皆作壻下同又見孔叢子其宗廟疏上云補仕焉者是以此浦補舊君唯有大夫也

曾祖父母爲士者疏以其言曾祖爲士者故知對下浦補大夫下脫在此浦移上爲之服方云此言爲士者將毋爲庶人者遂降而無服乎抑易以他服乎凡此類皆以爲葬事比證必非禮之本文

女子子嫁者疏女子子有未補嫁逆降之理傳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敖云傳意謂嫁於大夫者雖尊猶不敢降其祖然則大夫妻亦有降其本族之旁親與士妻異者乎又所謂成人而未嫁者與不敢降之意尤不相通傳似失其旨矣義疏云大夫妻於本族之旁親不降者父族之爲士者不以其嫁於大夫而爲之加服故還爲父族服者雖旁親無降之之法也方云此注此著者依宋本改疏同不降明有所降疏是以官改舉尊以見卑及又女子子爲祖父下傳亦不敢言降其祖父傳二句皆歆所竄九字衍母傳亦補不言不敢降其祖父母二字補官校云上經傳已明明言之奈何不檢官刪

大功布衰裳注其鍛治之功麤沽之集說也非疏以其本服齊衰期斬斬疏麤官改齊皆不言布與功未可言布體與人大功

子女子子注可哀補傷殤疏者疏欲使大功下殤爲金校改有服故也傳故殤之經不繆敖云當作繆檀弓云齊衰而繆絰正謂此也垂蓋未成人也不滿八歲以下皆石經有爲無服之殤注不繆垂者不絞其帶之垂者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義疏云注以不繆垂者爲要帶經雖以絰該帶然正言絰者必首絰也夫要帶豈可以九月之久而終不絞之疏不止官改正乎檀弓繆絰與環絰對言明非要帶彼注云繆當爲不繆垂之繆彼此互證足以明之矣此又引雜記何耶浦疑不

止當倒作止不。依以日易月而哭　至小祥又及。以輕服受之　今於殤人衍。喪象物不成　不絞帶之垂者官有。凡喪至小斂皆服未成服之麻麻絰　二字浦金校補。麻帶　要官無。至成服不絞則官改不絞。與成人異也　哭之一日也者官有。官有。與。又及。云女子子者殊之以子關適庶也補。者官有。爲子中通有長之衍。適若然衍。成人爲之斬衰三年　如　穀物未熟同故舊倒。官正。入殤大功也　殤之期親則以旬有二三日哭緦麻之親者衍。則以三日爲制

叔父之長殤中殤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敖云。此上當脫昆弟之子女子子七字。以小功章下殤例之。則此服亦夫妻同也。

其長殤皆九月月字內作兩點譌。下竝同。　疏　經之有纓所以固經　義疏云。經以有纓無纓爲重服輕服之別。非藉以固經也。如謂以固經而已。則小功以下之無經者其謂之何。則知成人大功已上下。經有纓明矣

大功布衰裳注受猶承也　此下凡天子諸侯王末。宋本在下注之下。李本亦然。金亦謂脫誤在此。文弨細審。當以在此者爲是。宋本不可從。非內喪也古金誤作今。文依此禮也六字脫。宋本。李本。皆有。官校集釋疑古文下有脫文。　疏　注受猶至喪也　據此。則注疏本元無古文依此禮也六字。前殤章三字官補。既略於此具其官改。言已以。於斬

章釋訖　傳正官改止。但唐人多作正。如前疏。經正疏言三月者。亦以止書爲正言。不必改。據受之下發傳者　不言受麻以補葛　云又受麻絰補。以葛絰　大功小。金改。與小功初死同　從父昆弟疏故傳不舊倒。今正。問爲人後者　傳疏爲人後者於昆弟降一等者衍。庶孫疏庶孫從父而服其浦補。祖葬女子子適人者注父沒乃爲爲盛補。疏同。父後者服期也　疏女子子反爲衆補。昆弟在此者姪丈夫婦人報　傳疏姪之二字浦金校補。名唯對姑生稱夫之祖父母疏故妻補。爲之大功也　傳注道猶行也言婦人棄姓無常秩嫁於父行則爲母行嫁於子行則爲婦行上二十四字。依通典。集釋。通解續補。下補者亦同。謂弟之妻爲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朱子曰。反言之。非爲卑遠弟妻而正謂之婦也。注疏皆誤。嫂者尊嚴之稱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不可十一字補。嫂猶叟也叟老人之李有稱也　疏婦爲夫之諸祖父母報服。官改。

大夫爲世父母　爲士者方云前於齊衰章竄入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一條此節又增爲士者三字皆莽歆所僞亂使學士疑惑者也公之庶昆弟疏今繼兄而言昆補弟　又大夫卒子爲母妻得伸其本服三字金校補云其或爲母謂妾子也者以下其爲妻昆弟其禮竝同又於十一字衍浦刪適妻君大夫自不降　傳先君餘尊之所厭方云義別有在傳失之疏以其父公在爲母妻厭在五服外父公卒猶爲餘尊之所厭　此傳云而降遂言不降者也浦疑文有誤未悉父公官改下同爲何人不降適昆二字官補弟浦亦疑文誤欲見適中非一二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方云伯叔父昆弟姑姊妹皆降而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不降此奴隸所不能平也而聖人制爲典禮乎疏雖適不降同等浦金校補故也爲夫之昆弟注婦人子浦金校補者女子子也

大夫之方云此三字亦竄入妾爲君之庶子注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等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方云三字亦竄入蓋欲見許嫁於大夫即逆降其親屬以爲莽奉養皇太后不得私服其母之徵也傳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方云此傳前後皆莽歆增竄惟

二句爲經　注　此不辭卽實謂爲浦改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　各本作明疏同張從陸作見此從之下同之　疏　得與女君同者衍傳本文

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也衍皆言其以明之　妾爲私親四字浦改作之不得合云一二人是二人爲此七人等逆降者也補

此上兩條舊文爛脫而今本所傳鄭注又多錯誤今從女子子起俱依鄭注次第列之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

〔注〕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卽實謂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以下無更改朱子云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及昆弟之爲父後者已見齊衰期章爲衆兄弟又見於大功章惟伯叔父母姑姊妹之服無文而獨見於此則當從鄭注之說無疑矣

大夫大夫之妻至嫁於國君者方云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子已前見則其妻與之同服女子子已在其中矣公之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已前見此補所未見宜舉昆弟昆弟之子而後及姑姊妹女子子葬歃欲

實其嫁於大夫之說故專舉姑姊妹女子子而併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於昆弟昆弟之子之降服不宜竟不見於經又忘大夫之妻於姑姊妹宜降在小功而與女子子異先儒皆習而不察若果行此則於不降者爲附勢爲過情於降者爲寡恩爲慾義國君卿大夫父子兄弟戚屬之閒離心離德瑕釁百出而禍亂隨之矣

之子　至末方云此傳當繫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下以竄入諸條簡錯在此

不復得祖公子者　又下句不復祀別子也復舊亦作得陸作復扶又反張云不得者禁止之辭公子祔先君公孫祖諸侯於禮爲僭禁之可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後世不祖公子人情然也何用禁爲不復云者蓋既祖此則不再祖彼爲爾此二句之得應改復從釋文

各自以爲尊尊　浦補

同故服之也　夫人世子　浦重四字

亦同國君　君亦官改

疏　以諸侯絕旁期服大夫則　則大夫浦移正

降一等

既不臣當服本服期其不臣者爲君所服當服斬　義疏云君所不臣則君臣之分未定而爲之服斬則與夫見爲之臣者何以別乎

繼世至孫漸斬金改

爲貴重　子亦不敢服也者然衍

既不祖禰　四字金校補

先君當立別子已下　但不得祖禰舊倒官正

先君也云則世世祖是人不得　當爲復

祖公子者此　謂祭祖禰但不得禰祖先君也此謂十四字衍官刪

鄭疊傳文也　不得　當作復

祀別子也者此鄭解傳語　義語官改疑當爲傳義

云因國君以　大祖二字衍

尊降其親　自諸侯臣之子已下

總衰裳疏此不言帶屨者案下傳云小功之總也則帶屨亦同小功可知敖云前齊衰章傳云帶緣各視其冠記云總衰冠八升則此帶亦八升矣又此承大功之下疑其亦用繩屨與齊衰三月者同也敖或改加句

三升半

傳曰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總也疏故此云官改注亦云治其縷如小功縷如于

諸侯之大夫傳以時接見乎宋本天子注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方云總衰七月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則士服總五月以別於庶人之齊衰三月無疑矣使從君朝覲適遭大喪士獨吉服不惟不可以列朝夕哭位即行於道路出入於客館亦顏面無所容而大駭入臨者之觀聽疏以官有矣傳以接見天子爲義已失經指注疏遂謂士庶人無服又云大夫未聘於天子者亦無服悖謬極矣衍

頫天子禮

小功布衰裳疏降在外衍小功但浦改禮疑是經言小功者對大功自上士官改以來四字浦作上章皆帶在經下又入不言布帶與冠文略也未知帶得與齊斬官改下同衰下殤小功同不絕本不則知大功長殤舊倒中在小功者經輕帶無本也經注專據齊斬衰下殤小功重者而言其中兼無官改有大功之殤

叔父之下殤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李云此下少之長殤三字從父昆弟之長殤　方云本期大功再降而服同必有謂不可強爲之說或曰從父昆弟衍敖云爲從父昆弟者異人也經文省耳其姊妹之殤亦如之　疏　此經自叔父已下至女子子之下殤八入人　長殤中下金校改殤大功已在上殤大功章

今長殤中殤二字黃有小功故在此章　傳疏下文發傳在婦人爲夫服之親服官補下

爲夫之叔父疏注主謂此婦人爲夫之黨類

昆弟之子　丈夫婦人之長殤方云男女未成人或凶荒殺禮或孤幼無依先期而早婚既爲丈夫婦人疑不當以殤降故著之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　惠云昆弟庶子謂昆弟之庶子大夫降在大功長中殤在小功方云大夫之子又分而爲二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尚有服而適子於昆弟之中殤下殤則無之小功不廢祭何故創此悖情逆理之制乎疑亦爲尊同不降之證注公之昆弟不言庶者此庶無疏同服無所見也　疏故長殤在浦金校補下同中功中殤補亦從上　同等則期不降　而有兄姊弟殤者　今云殤死者謂爲浦改若官有士若不仕　則亦是有德未二十爲士者謂若士冠禮五字衍至二十乃冠　浦自則亦是有德以下二十一字依通解續皆節去文弼細審止謂若士冠禮五字重複可去耳若有德未二十爲士者正證有爲士而殤者何爲去之　妾子爲

母見浦改則厭不伸爲昆弟已下長殤並同舊並同長殤官移正謂嫌言官改適子不服之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者補注因故改衰以就葛

從父姊妹孫適人者舊截孫適人者別爲一節義不可通義疏本連引赦說云三者適人其服同此下注與疏亦當合而爲一爲外祖父母疏發問者是傳之不得決此七字衍以云衍皆浦校外親之服不過緦麻

從母丈夫婦人報疏從母報姊妹之子男女同補也傳疏見親有舊倒官正并去與字母名是據二婦年大小爲娣姒不據夫年夫之姑姊妹傳娣姒婦者弟長也方云弟長謂兄弟之友恭也緣弟長之義而制娣姒之服以教親睦也疏大夫大夫之子爲小大之事也官校云此論殊繆方云春秋傳穆姜稱聲伯之母爲姒叔向之嫂曰長叔姒生男似據二婦年大小而曲禮曰坐以夫之齒豈坐則從夫之序以正家則而稱則從己之年以示撝謙與適士方云當作人傳寫之誤也或劉歆增竄以爲者疏姑姊妹女子子補本期

大夫之妾爲君之二字各本脫石經初刻有之案注云君之庶子則此二字本有明矣庶子適人者注其嫁於大夫亦大功方云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大功則庶女適人者自當小功注

疏之誤。皆由惑於尊同不降之說耳。

君母之父母從母　傳　疏君母不在則不如加。其己母之父母或亦兼服之。若馬氏義君母不在乃可伸矣吳云。兼服之說非。馬氏是。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　傳　注此之謂也其可者賤於諸母謂傅姆之屬也十三字據宋本補。李本亦有。疏中述注尤可據。官本但補謂傅母之屬也。亦未全。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　義疏云。內則言子歸慈母保母。蓋國君之子備此三者。若公子之子。大夫之子。則三者不必備。即備亦不必概爲之服。服慈己者而已。　疏仍服庶母緦麻也衍。如士禮　則君子子亦二字浦補。以士禮爲庶母緦也　以其大夫公子適妻子官補。云必求其寬　下當從莧。裕誤從示。下同。子師教敬。示以善道者　又云其次補。爲保母者　證三母外中。又有此母也　傳　傅。云以慈己加者　非官補。此經慈母以其無服故也

緦麻三月者　疏故成人小功與於。官改。此緦麻有絰帶可知　傳　疏不治其縷衰　衰下有衣字。俱誤衰。在內也　纓則澡

繰官改治

族曾祖父母注亦高祖之孫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也十字官據疏補疏鄭彼注高祖曾祖二字補皆有小功之差

老下同上連祖父之從父昆弟爲義句也二字衍故云下亦高祖之孫也

從祖姑姊妹注不見中殤李有者字金校補中從下

從父昆弟姪方云姪字或衍或姊妹二字傳寫遺其一而又譌焉之下殤注言中殤者明金校補李有中從下疏姪者爲姑之出降大功長中殤小功故下殤在此也義疏云姪爲姑之下殤小功據在室者降之也姑爲姪之下殤總據己已適人而降之也疏以姪爲姑釋此非其次也當云姑爲姪成人大功長中殤小功故下殤總長中金校補殤在小功

庶子爲父後者疏此謂爲無家適傳注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也疏有李同金校補疏以其父在大功浦云或有大功章云大夫之庶子爲母是也十三字在此下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據彼二文而言

義疏云康成注服問云伸君未知所伸何服若如士之子服緦則近臣無從法且練冠既葬而除與緦三月之相去其與幾何而頓謂之伸哉婦人未有以尊厭人者謂以小君之存沒而有異非也

士爲庶母疏當由云官改大夫已上不服庶母故詭官作變例言士也傳疏以有其母名故有服

貴臣貴妾注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吳謂大夫服緦者必其本服小功者也此經當亦謂士非大夫敖云此與下乳母俱蒙上士爲之文蓋經本相屬而注家離之耳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足殊義疏云曲禮曰士不名家相長妾士之職位未宜有所降生不名者死則以緦服之宜也疏妾亦隨之賤者官刪

乳母義疏云士爲庶母貴臣貴妾乳母經本連文傳注家離之耳疏云謂爲養子者有他故者

從母昆弟疏因用從母有母名而服其子

甥疏舅謂爲姊妹之子

壻傳何以緦也石經無也李黃同

姑之子傳疏以出外而生故曰也金校改外兄弟

舅注母之昆兄宋本昆戴云考篇內及爾雅釋親皆不稱兄弟母妻之黨始稱之不宜溷同弟

夫之姑姊敖疑衍妹之長殤疏釋曰二字當補

夫之諸祖父母報注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爲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義疏云夫爲外祖父母小功從母而服也妻爲得緊從而服之而外祖父母又爲得爲外孫婦報乎若專指從祖祖父母則諸字無著落敖氏疑其文或誤且脫近之疏夫之所爲小功者妻服之舊作夫之姑姊妹成人婦爲之小功長殤官去其十二字改此八字黃唯無服之二字降一等

更爲成人二字官疑誤而言

君母之昆弟疏以其上連君母浦補之父母故也傳疏與君母之父母同官有故亦同浦移上取於上傳解之也

從父昆弟之子傳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義疏云此二句疑當在殤小功章爲夫之叔父之長殤之下以其爲婦人爲夫之親服之凡宜見於首條也注齊衰大功皆服明疏服李同其成人也疏卽云齊衰之殤中從上者官有乃是婦人爲夫之族著殤服補法爲下

婦人著殤服而發也之浦改若然浦補此則官改舉上以明下又上文殤小大功章已發傳從夫服而衍降一

等

記公子爲其母　爲其妻緦　敖云亦當作練冠　注三年練之受敖作采飾也　疏云練冠麻衣緦緣緣者　以經有二麻字浦補上麻爲首絰要腰官改此經例作要絰也浦補鄭云麻在首在浦補要皆曰絰　以其此言麻緦麻亦云麻三字浦補又見司緦浦改服弔服環絰　故知此已當小功布也　子游麻衰衣浦改　禮之通例麻衣與深衣三字浦補制同　又以此爲異也浦校去此句下改云此三者之衣皆用以朝服十五升布補十一字皆以改皆用六幅破爲十二幅　對劉三入爲纁爲淺絳　故特將爲人初死深衣之飾　必服麻衣緦緣衣者　傳疏鄭意注官改轉傳云　卿大夫三月而葬之衍王制文

大夫至降一等　方云觀此記而經傳中本無尊同則不降之文記皆補經之缺且記禮之變也如降服中有尊同不降之例則變中之再變且爲經文所缺必特書而詳闡其義矣葬歛於經傳偏布增纊而獨於此記遺焉作僞者必有時而敗露耳注以此求之也李無疏公之二字浦補昆弟以旁尊降　上經嘗當浦改已言訖　及下文爲人後者於爲兄弟皆

非專據浦補二字小功已下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子補兄弟下之子二字衍依通典載賀循所引改今李本從之若子戴云古人昆弟不稱兄弟凡稱兄弟皆疏遠者上節注云兄弟猶言族親是也於所後之子兄弟若子所爲後之子者其女子子也所爲後之兄弟則其族親也舉遠以該近之辭若言兄弟之子則義不可通矣通典載賀循引喪服制曰爲人後者爲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者之子兄弟若子其所見記文未舛誤今據以訂正案石經已誤疏亦沿誤此條當附載於後疏恐本親爲宗子有不敢浦補降服之嫌

兄弟皆在他邦注若辟仇官本讎疏竝同傳曰何如則可謂之敖云謂之疑當作爲爲兄弟者爲兄弟服也兄弟疏嫌大功已上親則親矣

者舊倒官正下鄭亦據於此兄弟加一等發傳者十三字浦校刪嫌大功已上親則親矣

朋友皆在他邦注謂服浦疑衍無親者舊說云衍李無疏亦當刪以爲免象冠疏括髮據正衍主人齊衰已下以雖有子是三年之人以其又有浦金改無大功已下之親朋友麻注緦衰麻疏同也當事則李乃弁絰或曰素委貌冠如加朝服即士弔服疑衰素裳冠則皮弁加絰六字脫李有吳據周禮春官司服疏引有此句當補入疏朋友成之禮運無此文

以三十 官補。下同。浦皆作十三。升布　故泰 秦。誓武王告諸侯　無 有。事其布衰在外　當事則 乃。弁絰　及殯時乃及。金校改。弁絰非此時 浦補。則皮弁　故向 浦補。下取疑衰爲弔服也舊說 云衍。以爲士弔服布上素下 云衍。或曰素委貌冠加朝服者 浦刪。不必從。此破舊人 以。言朝服　近士之弔服 素下二字衍。不著疑衰裳而用素裳 浦金補。則其弔服 二字浦。素冠 舊倒。官正。委貌　其服則白布深衣以白布深衣 五字浦補。庶人之常服　或有解云有絰無 有。帶但 祖。浦金校改。弔服既著衰　其弔服之除 舊倒。浦正。其服亦當既葬除之 補。矣

君之所爲兄弟服 疏　室老似正 止。浦校改。君近臣

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疏〕、釋曰。妻從夫服。至當是夫之從母之類乎。共六十六字。當在此節。舊誤併在下節疏上。官改正。

庶子爲後者 疏釋曰云庶子爲後者起。

宗子孤爲殤 疏　以其父在有 無。適子　則姑 始。爲之小功　以其絕屬者猶服 浦補。齊衰三月　乃始受以

大功小功緦麻 齊衰浦改官改之衰也 以其成人小功五月至下浦改殤卽入三月是以與絕屬者同皆衍大功衰小功衰皆浦補三月

改葬緦注將亡失尸柩者也言補皆浦金依衍改葬者 疏士用豚肫浦金改二鼎

童子唯當室緦疏年二十敦故行孝弟云補與族人爲禮於有親者又爲二字浦補與族人補爲禮而爲服三字衍俱浦校故服之也

凡妾爲私兄弟注然則二字宋有李同浦金校補女君有以尊降其兄弟者謂士之女爲大夫妻義疏云士女爲大夫妻無降其父族之昆弟者惟諸侯夫人天王后則不爲昆弟服耳凡者凡大夫與士之妾與

大夫弔於命婦疏知此不弔命婦不補俱官本爲命婦夫死者爲其妻往則服之降於大功官改出則否傳唯浦注雖金改當事皮弁錫衰而已則如朋友服矣李黃有浦金補 疏鄭云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敖疑經麻之有錫者也有錫當作滑易引鄭司農注司服

識爲證。不知鄭取滑易。以人易曉耳。此經若本作滑易。注更何用費詞乎。

有事無事皆皮弁錫補。衰　故特傳傳。浦改傳。與附同。官改特爲於。不改傳字。釋錫衰後

女子子適人者疏則浦補。齊衰已下皆與斬同一尺　其總斬衰以已。六升長六寸。鄭注總六升象冠數則

齊衰總亦象冠數八字補。　笄總與斬齊衰。長短爲差　則髽有著笄者補。明矣　傳吉言。笄者象笄也　注

櫛笄者以櫛之木爲笄或曰榛笄敖疑櫛卽榛。因聲相近而轉爲櫛。　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而著吉笄宋本以下吉笄尊變其尊者婦人之義也十二字。在

折其首者爲其大飾也句之上。李亦同。今案其語意。似今本爲是。若不先言折其首。則所謂變者何指。疏順文爲釋。與今本相合。必不可移轉。

據在夫家宜言婦終之者終子道於父母之恩

吳云。謂婦於舅姑。則以惡笄終。不比女　疏案記自云惡笄之衍。有首也衍。卽惡笄自有首明矣　文妾。承惡笄之下

爲父母吉笄折首也。注似未得傳意。

彼檈木與象櫛相對此櫛笄與象笄相對八字浦校補。　但此用檈木彼用榛櫛。木不同耳　若今刻鏤摘頭

矣者補。惠云。鄭以摘之頭解笄之首。續漢志云。摘長一尺爲簪。　但以出適女子子補。　與在家婦俱著惡笄　以女子外成既以哀殺事人

可以加容故著吉笄仍爲大飾折去其首方云。女子居父母之喪。卒哭後或以事暫還夫家。故易吉笄。蓋恐舅姑以爲嫌耳。其事畢而還父母家。仍宜惡笄。　若婦人不同衍。對

男子 絞衍.

妾爲女君 疏妾爲女衍.君之黨 補.盛刪改.服

凡衰外削幅 疏裳 金補.內削幅者 亦衍.則二七十四丈 四尺衍.故須辟積其 金補.要中也 案曲禮云 補.以脯脩修.置者 鄭云屈中曰 云.朐 辟攝 浦補.兩邊相著 六 衰.冕與爵弁爲祭服皆是 不云.斗端 其他 餘要閒已外皆辟積無數似喪冠服三辟積吉冠辟積 四字浦金校補.無數也若齊 疏以其止 上.浦改.有斬 下衍.金校.不齊 則沒去齊名亦 而.金改.齊可知也

適博四寸 注則與闊 李云.或作闋.盛從之.中八寸也 旁出衰外 疏有.官補.疏謂彼 比.金校改.胸前衰而言出也

衰長六寸 注後有負版 板.疏同.

衣帶下尺 疏此謂衣帶 舊倒.浦正.之帶 人有麤細取足 定.浦金改.爲限也 露見裏 表.官改.衣

衽二尺有五寸注燕尾一二戴改尺五寸　疏乃向下二字衍浦校邪向下一畔一尺五寸　垂之向下掩裳兩相下三字浦校補際不合之處四字浦校補

袂屬幅疏謂整幅二三浦改尺二寸

衣二尺有二寸注加闊李云賈氏作闕其說是中闊中李黃皆作辟領八寸　疏云加闊以下數闊字皆當作闕方合中八寸者

祛尺二寸疏喪時拱尚右也下以祛橫既與深衣尺二寸既據橫而言十五字衍官刪不言緣之深淺尺寸者祛據橫而言祛橫既與深衣尺二寸同十五字官補緣口深淺

衰三升疏其冠六升者衍浦校衰異冠同者　齊衰服金校改之降服四升　云斬齊金校改衰正服變而受之此服也者

齊衰四升注此謂爲母服衍疏同浦校也

總衰四升有半注此謂宋本李黃皆有金校補諸侯之大夫
大功八升注斬衰受之以已官改下疏既葬以其冠爲受五字金校補受衰十升冠與降大功同止上校二等
者正服小功冠衰當同十三升義服小功冠衰當此當字誤在冠衰上今移正十四升進正大功冠衙金校與降大功同
此哀衰之發於衣服者也

儀禮注疏詳校卷十二

士喪禮第十二

鄭目錄　喪於五禮屬凶　李有禮字浦校增案　疏疏無皆錄之於此　二字舊作是以浦金依黃校改金又補上篇二字亦本於通解續文弨案此下有下字云下殮後論朔奠云云疑篇字當在下字下屬下句既夕目錄云士喪禮之下篇也可爲證又喪大記云君沐　從朮譌下及沐浴皆同梁　士喪禮沐稻　從舀譌亡則以緇長半　百浦金校改幅　下之臣二字盛云衍故得同赴　附於君

士喪禮死於適室　注疾時處北墉　牖敖本墉金載沈氏彤說亦以墉爲正此處釋文墉作庸官本從之然非注疏本之舊下死而遷之南　陸李黃俱作當浦據改但疏中自作南亦可通牖自此盡帷堂論始死招魂楔齒　二字浦增綴足設奠帷堂之事　疾時處北墉　牖改官下　疏是以疑倒故在正寢下莞上簟　簟下　官有鄭云小斂之衾當陳是　者官改不用小斂衾　言大斂所幷　補用之衾者　今始死

蚤於此下校補小斂之衾當陳故不用小斂衾以其大斂未至且十九字今案皆具上文黃氏刪去上文故於此始約載之今不當補入用大斂一衾以覆尸　一衾承尸浦金改薦於下復者一人疏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義疏云案復者士一人意大夫而上至諸侯天子亦不過二人周官夏采止有下士四人祭僕止有中士六人隸僕止有下士二人安所得多人而用之一人持衣一人徒手從而共招之疏謂復者多則重用上服以充其數未必然也復者小臣則黃無浦因刪以下句首亦有則字耳然古人多不拘士家不得同僚爲之冀精神識之而來反依衣官改以其事死如事生故復者皆朝補服也又隸僕云大喪復於小寢大寢二字官據彼文當有陳服於房中西墉牖浦金改下卿大夫斗冕亦皆二字金校補爵弁案雜記云復衣夫人稅與褖同此作稅仍本文官改褖欲與下文不互異耳衣斂狄鄭注云自三字官補刪其褖衣展衣四字補至斂狄是侯伯夫人二王後后孤之妻與九嬪嬪升自前東榮疏謂大夫士無采地者則此升屋之時使狄人設梯義疏云士當私臣隸子弟爲之未必盡有狄人也以其某死者必歸幽暗之方此經含合有男子婦人之喪受用篚疏明知衍浦校受之於堂下自再命以上受者亦各依命數義疏云復者或用二人受者當只一人此而浦校改云覆之直取魂

魄反而已方云蓋暫覆之復者降自後西榮疏以爲陽厭而云扉不浦改用筵綴足用燕凡注爲將屨履朱李黃俱作屨浦金校恐其辟戾也疏校從才謨下同在南奠脯醢注設奠以馮憑陸馮諸本同官同依之疏此始死奠浦補舊有俱言二字浦刪官同亦無過一豆一籩而已乃赴于君注赴敖有走字義疏同告也疏案檀弓云父兄命赴者方云告於君必親命之若族姻朋友豈能一一自命疏乃以爲大夫士之別誤矣入坐于牀堂東疏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下此義恐錯至子姓皆坐于西方共三十五字顯錯且有衍文官爲校正今依其所改者錄之鄭官補注云士賤同宗尊卑皆坐此除主人之外不坐者此經據命士彼據不命之士知者案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於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是大夫之浦補喪尊者坐卑者立是知此非主人皆立據命士喪官補大記云尊卑皆坐據不命之士此段官從下文移前下接前但官補此經有不命士喪大記無不命之官補士此官補又

與喪大記文不同釋亦不合下子姓皆坐于西方七字衍官刪接上此義恐錯此吳氏所正見攷證

親者在室疏云父兄姑姊妹子姓二字浦補在此者曾孫孫二字浦補爲曾祖高祖

衆婦人戶外疏以其婦人有事當浦補自堂及房

君使人弔疏故此下經不云下主人出迎經不云七字衍擯者出請入告四字黃有鄭探其意義浦改使者至浦補使人入將命有

寢門者衍官改有外門者衍

主人哭拜疏云成踊三者三者浦補

主人拜如初即位于如石經諸本皆作于西階下疏以因有君命故拜賓與大夫三字浦增

徹衣者疏故云如檖也適房者陳之五字楊有浦據補諸侯使人弔含檖賵訖乃云宰舉以東主人有司官改

爲銘各以其物注大夫士官補疏同之所建也東壁云如其說則彼此不過一物而已似不必言各也無旌旗李楊黃俱作旌浦校疏同不命之士也今文

銘皆爲名末四字楊黃皆有官同爲旌也疏天子之旗九刃浦云案周禮小祝疏作天子旌旗之杠九仞刃古通仞下同義疏云九仞之杠長木既不易得而植之仆之亦難禮緯之言殆不可信言雜帛者謂爲官改旌旗舊倒浦正之繆云以死者至錄之矣者金云通解續述注尚出全文疑此疏爲後人所刪檀弓文浦云此下案彼自銘明旌至證破子春五十二字通解續無當爲衍文此引證銘舊倒浦金校正旌者亦黃無浦云衍是錄死者之義故兩注不同此下案周禮小祝云至子春亦爲此解四十六字通解續無浦云衍文但布幅二尺二三寸

竹杠長三尺置于宇敖云宇屋檐也不應與西階上連文宇蓋因于字而誤衍也周禮小祝職鄭司農注引此無宇字浦云記檀弓設披節疏引此亦無宇字敖氏言是也西階上疏此時未用權置於此及爲重訖乃置五字官補於重也

新盆槃瓶注槃以金據疏補承溲濯疏盛金校補餘潘水名爲溲濯

陳襲事于房中注綪讀爲綆綆李楊黃皆有金校補屈也

髻笄用桑注桑之爲言喪中也不冠故也方云注疏謂死者不冠以毋之喪無笄決之非也男女冠笄乃責以成人之禮正望其受而全歸豈有轉創去首服之義況陳服器二弁與服竝舉後言乃襲

三稱則幷包弁服明矣。笄止四寸。正以髽外加弁。弁外加冒。不可更用生時闊弁之長笄也。母喪無笄。亦以束髮爲髻。髻外加縞次。縞外加加冒。不可更用闊編次之長笄也。舊說必謂冠則不便於髽斂耳。以弁之遺制度之。弁而加冒。絕無妨閪。卽天子諸侯之冕旒。但削約其方版前後無出。而綴以旒。自可以加冒。何故奪　疏其親身之元服也。一是爲冠笄皮弁笄補。爵弁笄布巾環幅疏是士之子親含舍。士親飯含浦補。

捲練帛廣纊。終幅

瑱用白纊疏對纊是舊絮綿。浦校改。也

幎目用緇注幎目用浦校補。覆面者也幎讀若詩云曰。浦校改。葛藟縈之之縈方云。周官冪人注。以巾覆物曰冪。此經文義本明。注說轉支而不切。古文幎爲涓五字在注末。李楊有。浦金校補。

握手用乡注楼謂爲。浦金據諸本校改。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今文牢楼。李作牢。浦金校改。爲纏疏四寸之外仍楊黃作更。浦從之。有四寸義取楼縷。浦校改。斂狹挾。浦改約。少之意

決用正王棘注極猶放弦衍金云案大射儀朱極三注極猶放也盡圖引此注俱無弦字今案各本有弦字者皆誤衍此注上云決猶闓也不云闓弦尤可證若作放弦則猶字更不可通決當從金說刪之也古文王爲玉三李作玉疏云以沓指放弦令不挈指脫官有也者謂以此二者與決爲藉籍官改令弦不決挈傷指耳義疏云決著於大擘指極韜於食指中指各不相蒙非以極爲決之藉也疏蓋以後注有以韋爲之藉之文而誤合爲一耳

冒下從目從月誤下竝同緇質注君錦綿冒黼殺綴旁七大夫幷冒殺疏以其冒無帶又無紐鈕官改

爵弁服純衣疏云謂生時爵弁所衣二字金補案李注中本無所衣二字與疏合說者謂釋文自爲下節作音未知是否之服也者而經今金校改云爵弁皮弁緣衣注黑衣裳赤緣之謂之識誤所見本無上之字疏中亦然故但據釋文以補上之字而今本所闕轉是下之字補金案諸本校補緣疏以其士是衍冠禮陳三服故知此緣衣則幷端者衍也疏未圓圍下緣或作稅四字乃以通解續文誤入者當刪

竹笏注天子以璆張所見本是球字因從釋文云當作璆案玉藻文本作球今此下摺斑亦依玉藻而不從張之據陸作理兩文互異余謂此璆亦仍當作球玉疏言公侯不言伯子男伯

子男三字浦補亦與公侯同　舒儒金校改儒案儒卽儒義者所畏在前也

夏葛屨冬白屨皆繶緇約張云釋文無約字鄭注屨人引此亦無約字鄭又云言繶必有約純言約亦有繶純可見本無約字也案唐石經及諸本皆有官加圈此字上以別之校集釋者竟刪去注明夏時

用葛葛李重疏亦當補亦白也李無案疏與約相連于腳跗踵足二字官刪之上　蓋俗語讀浦改馬有絆名爲綦

貝三實于笲疏含竟未釋浦云檀弓疏引禮緯云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大夫飯以珠含以貝此云未釋賈氏或未之考耶其實棗蒸栗擇官補

櫛於用石經及諸本作於簞注簞葦從竹譌筲疏同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敖云此下當有盡階不升堂授祝之事不著者蓋文脫耳

祝淅米于堂南注淅汏沃李汏也

管人盡階注甸人取所徹廟朝之西北陛新用疏有各本皆有浦金補爨之

士有冰用夷槃可也敖云言此於將沐浴之前蓋謂或得以此爲沐浴之用也義疏取其說謂夷槃止以盛冰則可也二字殊爲膢語用夷槃謂置之牀下以承溲溷也柘田云士無冰用瓦槃嫌有冰亦用瓦槃故曰用夷槃可也文弨案君賜

士冰。固在夷槃中矣。若浴用夷槃。則必去冰。而後可用以承溧濯。既棄溧濯。然後復置冰。恐不如是之周折。當從柘田說。

寒氣

乃沐疏又以巾拭髮乾訖。金校改。浴用巾疏沐用瓦盤盆。金校改。溧濯棄于坎注古文溧作滌。緣。李滌。浦同。疏同。疏若棄杖者棄于隱坎。者

醬用組疏醬紛乃笄月。官改可。浦同。設明衣以蔽體

商祝襲祭服褖衣次穆若云。此但布衣牀上。尙未襲。而云襲者。衣與衣相襲而布之也。其布衣。先祭服。次褖衣。至襲于尸。則褖衣近明衣。祭服在外。疏是以使之襲習。浦金改。自云。浦改。官刪。亦當喪祝行事也此雖布衣浦增牀上二字。未襲不用此大蜡二字浦校補。素服以其死於北墉牖。下

商祝執巾從入疏發其巾不嫌言。官改。穢惡也

主人左扱米　又楊倞注荀子禮論引作凡實米唯盈注于右尸口之右浦云案周禮大宰職疏引此注有左右顧及中央象齒墜九字今見記中疏以經今左右及中各三扱米

商祝掩疏以其背皆浦校改有孔乃襲三稱注凡衣死者左衽不紐方云疏引禮記注皆以衽爲衣襟非也衣襟無左衽之理朝祭之服及常服亦無改爲左衽之法鄭孔皆謂唯衣有衽不知凡物相掩皆可謂之衽喪大記蓋言衾之衽結於左耳即據此經以席幂冒亦曰左衽況以衾斂衣乎不可以衣襟言明甚以其俱居各本俱金校當牖無大異疏結皆官改絞不紐疾者於北墉牖下浴含官改時須洒水

明衣不在算注不下在字衍張從陸刪案疏本無在字數明衣禪衣不成稱也稷若云此親體之衣非法服故不算疏其緣衣雖禪以袍爲表裏浦改

設韐帶疏云不言韎緇者省文亦欲見韐自有帶者本正言韎韐帶亦同得爲省文今言上十四字浦據黃氏通解綱謂衍文韎韐者黃無用革帶也文弨案賈意但言韎韐韎韐即是帶帶亦得爲省文只同字似可去餘當仍之下韎韐當改爲韐帶今言韐帶者用革帶也如此文理似順士緇辟此下疏有衍有脫有倒致不可讀黃氏已加審正

浦金皆從之。官本更加改易。又有同異。黃以後又案雜記云至君大夫二色移此下。官同。又案雜記云。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注云。此謂襲尸之大帶也。以此而言。生時君大夫二色。黃接前今死云云。官同。今死則加以五采。士生時一色。死更加二采。色。金改。是異於生。若然。此下又雜記至雜辟二十字。官云悉屬衍文。蓋因上文引之而誤複。又雜記朱綠帶注云。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下辟字黃云衍。餘不衍。接後以朱綠三字。以朱綠。下異於生也。此帶亦以素爲之。十一字。黃無。浦云。衍。官於若然下接以此帶亦以素爲之以朱綠異於生也。彼。黃作此帶。是束衣之帶。非大帶。諸侯禮備二帶。三字官補。云補之方與下句相貫。則士大夫亦宜有之。後無異同。

設決麗于擘。目謁臣下及注同。注決以韋爲之。藉。籍。張黃從陸作爲藉。無之字。楊有。結於擘。擘。李作擗。疏亦當改。之表也。疏屬紐子于。浦校改。鄉手表爲外端。案上云。文。浦校改。握手長尺二寸。屬一。以。浦校改。繫於下角。乃以繫繞手一帀。市。浦改。

設冒。上作曰。下從月。皆譌。疏同。橐之。

巾柶羣畚。疏方襲時事。必當辟之。

重木刊　參三石經及各本俱作參宜校云周禮小祝注引此亦作參分庭
夏祝鬻方云宜作粥餘飯注士二鬲則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與簋同差義疏云飯含所餘米恐褻之不以他用故爲此多設之何爲乎注與簋同差疑未必然粥閱日卽當去之不則臭惡而蟲生之非所以交於神明也下篇啓殯朝祖重先不言去鬲則知前此去之疏久矣一云鬻卽鬲字傳寫譌耳鬲餘飯者以飯尸之餘米置之鬲中而縣于重也未知是否以重主其神下也卽是三虞祭之後
冪作幕者譌下同用疏布久之敖云冪用疏布以布覆鬲也下篇云木桁久之然則久者乃以物承他器之稱此久不言其物則是因以所冪之疏布爲之與下乃以斡繫之而縣於重前之簪也方云或曰久糾音之誤也鬲瓦器非以篾索糾結其下不可以斡繫或曰鬲縣於庭中經風雨必以堅牢之注古李黃作今金據鍾本亦作今物承之乃可久既夕禮木桁久之謂結甒於桁也案下文作古則此不當改今文冪皆作密
厥明疏凡絞紟用布倫如之金校改朝服
縗衰旣裏無紕宋本加點注被無別於前後可疏有李楊俱有也譌疏同
祭服次疏次陳至官改君襚祭服

散衣次注襚衣以下袍繭陸作襺張從之官同楊黃繭案玉藻纊爲繭可不改之屬

饌于東堂下注功布鍛濯灰治之布也義疏云加灰錫也則功布未必以灰治之疏堂隅有坫以土上爲之

設盥盥疏云喪事略故無洗也者官補

苴絰注輕服舊倒金校本於陰而統於外義疏云五服重輕無不用內豈以爲母三年之服而可云統於外乎疏案喪服斬衰章云喪服衍浦校斬衰裳苴絰杖大者據大拇指與大巨指搰之浦案朱子云搰拇指與第二指一圖此云大巨指似謂將指未審孰是輕經金校服本於陰而統外又去云浦校五分一以爲帶去一寸得四寸餘彼浦校二寸

婦人之帶注婦人亦有苴敖作首吳云與帶對言自宜爲首但疏自作苴仍之經疏故知婦人亦有苴官補經婦人帶結本可司以彙之矣以其牡麻宜直浦改言齊衰以下

陳一鼎設扃從同作向譌下同鼏覆匕七譌注去云蹏去其甲疏親戚燕飲前有殽胥者衍官刪後亦官補有豚體解

體豚官互易解　如將大斂辟小斂奠於序西官倒南也　是以遷之卽設新者之官改也

士盥二人以竝疏釋曰自此至序東復位論小斂之事十二字浦補

商祝布絞衾　祭服不到倒今字古止作到石經到陸於注倒衣始音丁老反則經本作到也金校正注既後布祭舊倒官正服疏欲疑衍見祭服文云浦金校改

在散衣之下

主人髺髮袒注又將初喪楊變張從監本作變金從之疏與李黃仍作喪服也　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方云衆主人乃大功以上親者以免于房知之也注專舉齊衰其實衆兄弟在堂者亦宜免也朋友死於他邦爲之主者尚免而況小功之兄弟乎如今之陸無張從之各本有著幓頭矣　于房于入室疏冠笄相將對

婦人髽于室疏乃著成服之笄髽代之也

士舉注堂謂楹間牀第上是李楊上浦校改也

主人出于足疏衆主人遂東卽位於阼階下以浦金校改位於時阼階上浦校補空　云復位者復阼階上西面

位此十一字衍。疏末始見之。是也。更無升階降。浦改。之文而云去。襲經于序東謂鄉堂東東西衍當序牆之東乃奠注下浦增補。〔疏〕釋曰自此至主人拜送于門外論小斂奠之事

右人左執匕注抽扃取鼎鼎下同。古文予爲于各本同。金從鍾本作與非。疏卽云抽扃予於左手兼執之乃朼載載衍一。黃不重。兩髀于兩端注凡七匕。體皆覆古文朼爲匕敖云用匕謂之匕。猶設尊謂之尊。設席謂之席之類是也。或作朼者。似後人誤改之。以別於其爲器名者。而改之不盡。故匕朼雜也。當從古文作匕。疏後左右髀膊脾膊。官改。胳屬焉

夏祝及執事盥甸人徹鼎吳云句。巾待於阼階下吳云。巾謂執巾者。疏云甸人徹鼎申。盛云衍。者或云徹鼎巾盛補。者誤

案吳氏分經之句是也。然不疑疏之有衍有脫。而謂賈氏自以鼎巾斷句。得盛氏所刪補。而疏之義始明。賈氏本不以鼎巾連文也。

賓出疏以鬼神所在則浦改。卽案古通用。曰廟

乃代哭注禮防陸坊。張從之。官同。其以死傷生疏有朝夕在有。浦校改。阼階下哭

有褧者則將命疏釋曰自此至于中庭論大斂褧設燎之事浦增此十四字當添在釋注之上

褧者以褶疏主人未必用之斂謎官改耳則作浦校改官同裳又無絮

宵爲燎于中庭注燎火張從陸作大李同官云疏作大文弨案火字是燋疏庭燎二字文弨案當有大燭案下云則此云庭燎亦如之庭字衍謂此云亦如郊特牲之庭燎以布纏葦以蠟灌之同也又云大者對手執者爲大也此自解庭燎大燭之大非以此注爲大燋而解之也通玩疏文其義自明

厥明凡三十卅石經稱注紟單通俱作禪不應獨異被也橫者五三金校疏釋曰自此至饌東論陳大斂衣奠及殯具之事此十六字浦補當在釋注前云二小斂衣數自天子達者東方之饌疏則葵長者自然切之浦補故浦補取齊人全菹爲芋之解也

掘肂見柩注大夫殯以幬櫬至金云各本作置陸作至與大記文同案毛本至疏亦作置于西序疏引喪大記者衍沈刪云畢塗屋者畢盡也見君殯三字金校補四面及上盡塗之但塗櫬金校改木不及棺而已

棺入疏輴狀如長牀穿桯程前後

熬黍稷注熬所以惑蚍蜉令今不至棺旁也方云設熬即飯用米貝遺車載牲體之義若如下文設熬旁各一筐而後塗是招之使入也

陳三鼎于門外疏一依前小浦補斂時也

燭俟于饌東疏此大斂奠浦校補於室之奧

祝徹盥于門外疏釋曰自此至帷堂論徹小斂奠帷堂之事此十四字浦補

徹饌敖云饌字誤當作奠義疏取其說當西榮下誤疏從木則徹先奠於序西南官改作西序南

乃適設謁饌

婦人尸西東面注袒爲據疏補大斂變也疏釋曰自此至主婦亦如之論大斂之事此十三字浦補當在釋注前

主人奉尸疏釋曰自此至踊襲論殯之事此九字浦補常在釋注前

設敹旁敹云喪大記注引此云旁各一筐各各黍稷也此脫各字浦金俱校補文弨案前疏中所引亦無各字言旁則兩旁自明并首尾亦俱見士四筐得分置也一筐乃奠疏釋曰自此至揖就次論陳大斂奠及居次之事此十六字浦補當在釋注前朔月薦荐新奠祝燭反降

設豆右菹疏言右菹俎下設豆右菹及卽左菹也皆譌俎則醢自然在左賓出婦人踊疏此哭不言杖者文略也程云案既殯明日成服乃杖殯時未成服何從有杖喪大記蓋指朝夕哭于殯宮者言之而賈氏誤引之耳異門者衍浦金校大功亦可以歸是也

君若有賜焉注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敹云喪大記云弔者襲裘加帶絰則此時君之弔服襲裘而加絰與帶矣若主人成服之後而往則弁絰疏釋曰自此至主人拜送論君視大斂之事此十四字浦補此士於與君有師友之恩疑衰主人出迎于外門外疏此迎君宜哭吳云經意謂迎君不敢哭敬君故也此云宜哭與經注意背疑文或有譌脫

巫止于廟門外注巫掌招彌周禮作弭李楊弭案彌亦通用以除疾病李此下有周禮二字今本又移在男巫之上楊凡兩見戴云皆衍文案當刪小臣掌正君之法儀者男巫王弔則與祝前下喪祝王弔則與巫前八字戴云蓋疏疏內所引後人誤入金據鍾本無當刪二人綦雀誤浦改弁夾階

升公卿大夫注春秋傳曰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以上二十八字舊脫李有吾公在窒谷伯有者公子子良之孫良霄字又十二字亦舊脫李有案陸於耆酒窟室朝至公焉皆有音金據鍾本補之但公子子良少一子字末字字李亦無亦從宋本補疏但良霄字鄭之公族大夫副貳二浦改三公

君要節而踊疏由重二南而面俱浦改東

君出門注立視五寢寢譌疏同則貳二下同車本不入大門下云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者明四出大門矣

會子問卿大夫見君之尸皆下之彼文云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貳二下並同車畢乘疏謂御與於車右者也謂以日視釋曰王以譌官攷巾車注文改朝不敢立相衍視五浦補寢

三日成服杖疏釋曰自此至拜諸其位論成服朝夕哭之事此十五字浦補當在釋注前

婦人即位于堂疏皆是舊倒浦正有服者也

主人拜賓注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也敖云謂鄉賓所立之方而三拜之先南面拜乃東面拜西面拜也義疏云依內位以推外位敖義爲長旁爲三拜合之則九拜矣拜畢乃右還而入門

主人堂下注就其位拜特拜疏以其云如浦補外位亦當前於士之浦補位也

徹者盥于門外燭獨先入〔疏〕釋曰自此至適饌論徹大斂奠之事此十五字浦補當在注之下

乃奠醴酒疏釋曰自此至主乃就次論朝夕奠之事此十五字浦補當在釋注前

錯者出注哭止乃奠奠則禮畢矣義疏云丈夫婦人奠者之升降爲踊節則奠時哭不止矣下經云出位哭止

朔月奠疏釋曰自此至如于室論朔月奠之事此十四字浦補當在釋注前又有用浦改月半奠也

舉鼎入升　卒執扎釋匕于鼎

筮宅疏釋曰自此至哭不踊論筮宅之事此十三字浦補當在釋注前

既朝哭注所新金改營之處疏此乃主人之服不純吉三字浦云衍免絰

命曰疏云官有某甫且字也者謂二十五衍加冠時

筮人許諾不述命右左還

卒筮注反與其屬共占古疏三人占同之疏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吉

歸殯前疏今筮宅來歸金補

既井椁注既哭之則往施於之竁中矣疏所以云謁者衍官刪拜匠人者當有謂反西四浦改面拜位

卜日卜人先奠龜于西塾塾上注荊焞所以鑽灼金引沈氏彤說以釋文云鑽一本作灼是此二字當衍其一疏有鑽龜之文則所衍乃灼字官本刪然疏中述注仍有灼字姑仍之龜者凡卜以明火爇燋遂燧鬳灼其爻契以授卜師遂以衍校刪金役之疏釋曰自此至篇末論卜日之事此十

二字浦補。當在釋注前。皆謂鑽龜之荊浦補。族長疏其象似玉瓦兆。原之璺罅及今。官改。占之又有體色墨坼之等是其卜不浦金。校補。專據此三兆也

席于閫西閾外注。古故。文閫作梱。

宗人告事具疏大卜眡從耳譌。下同。高作龜

許諾不述命還送。即席

卜人坐作龜與注周禮卜師人。凡卜事